



微物趣—— 「草蟲捉迷藏」特展概述

■ 邱士華



延續 2019 年「故宮動物園」特展，以暑期親子觀眾為目標對象的設定，從 7 月 6 日開始，一直到 9 月 25 日，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推出「草蟲捉迷藏」特展，希望陪伴大家愉快地度過這個炎炎夏日。



從古至今，活躍在野地裡花草間的昆蟲和小生物，精巧可愛的形體及活潑生動的姿態，總讓人不經意地受到吸引。藉由藝術家的創作，牠們在各種媒材上留下自己的形影。繪畫當然也不例外。1120年成書的《宣和畫譜》，全面地對當時繪畫題材進行分類。「草蟲」在書中雖附屬在「蔬果門」下，已成為專門的畫科。

「草蟲捉迷藏」特展就是以歷代草蟲畫為主體，希望大家能帶著遊戲般的輕鬆心情，找出畫家以畫筆捕捉的這些微小生物，認識牠們所屬的可能物種，並瞭解與草蟲有關的故事，甚至個別草蟲潛藏的意涵。

展品不只「草蟲畫」而已。還包括文學、藥學書上的昆蟲插圖、教學用的畫稿、昆蟲掛圖和標本等等。把這些具有昆蟲形象的不同文物或實物，與歷代草蟲畫併置在一起，希望更能彰顯草蟲畫的特點與意趣。

藝術史與昆蟲學攜手合作

欣賞草蟲畫時，一定會想知道牠們的名稱或種類。為了辨識畫中昆蟲，提供生物知識，籌備期間，特別邀請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系、臺北市立成功高中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館、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臺北市立動物園及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等單位的昆蟲學者專家們，共同協助本院策展團隊進行畫中草蟲的辨認與解說工作。

這次的展件部分如手卷或立軸的畫作，描繪的昆蟲數目繁多，又有部分早期畫作，顏料剝落不易確認原本描繪的形象，因此這次辨認物種的工作難度很高，而且工作量鉅大。這群昆蟲學者的寶貴生命科學知識，提供我們有別於藝術史式的鑑賞方式，像是得到另一種觀測

草蟲畫的犀利神器。

根據物種的鑑別，可以幫助我們確認畫中昆蟲的造型，是趨向寫實，或者出自想像，讓我們獲得對評估古畫創作取向更可靠堅實的標準；甚至因為有了對昆蟲習性與棲地的理解，也可對畫中動植物的配置、畫家活動的區域進行連結，幫助我們讀出更多歷史與科學史的訊息。

這次特展集結了藝術史與生命科學的視野與知識，但是希望豐富的資訊不要壓垮了愉悅觀展的興致。因此，大部分展場中的品名卡，是以「捉迷藏」的概念貫串，將畫中生物的名稱標注在品名卡上，一方面想要挑戰大小觀眾是否真的看到幾百年前畫家畫出來的形象，一方面也提供不那麼熟悉昆蟲的觀眾認識牠們的名稱。

一些特別精彩有趣的展件，現場也提供比較長的解說。不過最豐富的資訊，其實隱藏在網頁中。如果拿手機掃描品名卡上的QR code，可以連結到故宮網頁貯存的每個展件有關藝術史及昆蟲學方面的知識，並收錄許多令人摒息的昆蟲影像。

除了每件作品的豐富資訊，「草蟲捉迷藏」特展分了七個單元，希望提供與這些草蟲畫相關的知識，這七個單元分別如下。

一、草蟲怎麼畫？

這個單元希望觀眾能夠注意到草蟲畫可分成兩大類畫法：「工筆」一類偏向仔細勾勒昆蟲、花木的輪廓與形體結構，小心塗上對應的顏色，達到類似相片般清晰的草蟲畫，以便呈現草蟲各種令人讚嘆的精巧細節。「沒骨」一類則偏向以奔放的筆畫，透過線條本身的粗細變化與速度感，加上微妙的水墨或色彩塊面的暈染，創造昆蟲與小動物於草木間飛鳴跳躍的



圖1-1 清 阿爾裨 臨仇英寫生真蹟 冊 荷蛙魚荇藻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3265



圖1-2 清 阿爾裨 荷蛙魚荇藻 局部

生動情態。

「工筆」和「沒骨」，就像光譜的兩端，畫家會選擇以不同的比例混和這兩種畫法，達成他們期待的效果。以阿爾裨（約活動於十七至十八世紀）〈荷蛙魚荇藻〉一開為例。（圖1）畫中描繪秋季荷葉初枯時的池塘生態。荷葉一邊的草葉上有豆娘停駐，憨態可掬的青蛙安詳

踞伏；另一邊則有兩隻飛蟲各自在水面掙扎，引起群魚蜂擁爭啄的騷動。畫中靜態的豆娘和青蛙，以工筆描繪，先鉤輪廓細線，再逐層敷染著色；而動態的魚群則採寫意手法，以數筆弧線，略加頭尾，添鱗點睛，輕巧地完成了湧動的群魚。

觀察這次展出的畫作，可以發現許多不同的組合方式。想要細膩呈現昆蟲外觀的畫家，傾向使用「工筆」畫法，以達到「寫實」的效果，而想要傳達草蟲躍動生趣的畫家，傾向使用「沒骨」畫法，以傳遞「寫意」的精神。

這個單元的另一個小主題，是希望思考「工筆」草蟲畫，例如宋代畫家李迪（約活動於1162-1224）描繪的〈秋卉草蟲〉（圖2），與同樣細細描繪形體的昆蟲科學掛圖（圖3）之間效果與功能的差異。教學用的掛圖，圖像本身精細準確，但重點是讓學生認識昆蟲的外型與構造；草蟲畫則像是對自然豐沛生命力的禮讚，常傳遞出凝視微物時悠然的慢活氣氛。

二、草蟲寓意

歷代繪製眾多的草蟲畫與草蟲圖像，不只在彰顯這些微小動植物的特性與美好，也常藉由



圖2 宋 李迪 宋元集繪 冊 秋卉草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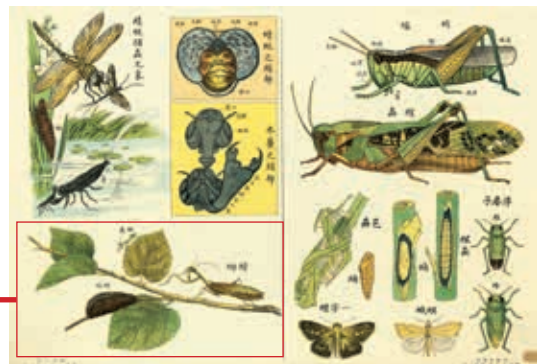


圖3 理科掛圖（蚱蜢蝗螂） 單片 民國八年二月二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獻000028



圖4 明 朱朗 明人便面集錦 冊 秋柳鳴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3541



圖5 清 張熊 籬落秋芳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畫000821

這些小生物寄託對生命起滅的感傷，或是灌注祝福甚至勸誡的寓意。例如將亂飛的蒼蠅比喻為散布謠言傷人的小人、將枝上的蟬比喻為高潔的隱士、將多產的蠡斯作為多子多孫的象徵。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也是耳熟能詳與昆蟲有關的成語。本次展出的兩件冊頁，正好反映了這句成語持久不衰的熱門程度。第一件是明代蘇州畫家朱朗（活動於十六世紀）所畫的〈秋柳鳴蟬〉（圖4），柳葉間除了蟬，還有虎視眈眈的螳螂，正是「螳螂捕蟬」的意向。而且作者將蟬與螳螂都設計為背對觀眾的角度，似乎暗示著專心捕蟬的螳螂，沒有察覺身後也可能有足以致命的目光。

第二件是清末張熊（1803-1886）的〈籬落

秋芳〉（圖5），畫的不是「黃雀」，而是黑色的鷓鴣，也就是俗稱的八哥，不過畫中牠側著頭一口咬住綠色的螳螂，明顯畫著「黃雀」在後方接下要進行的捕食動作，借喻決策時要瞻前顧後，不要只見眼前利益，而不見暗藏其後的危險，像是那隻被鷓鴣啄食的螳螂。

這兩件作品擺在一起，儼然就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連環圖畫。無論是文人畫家或是職業畫家，各自以水墨或設色的方式，繪寫這句成語，留下大量雅俗共賞的畫作。

除了螳螂以外，另一位與寓意有關的草蟲明星是泥壺蜂。牠在《毛詩品物圖考》的插圖中出現。此書的作者岡元鳳（1737-1787）在序文中提到，編纂目的是為了讓誦讀《詩經》的



圖6-1 清 《毛詩品物圖考》（四） 螻蛄有子螺贏負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3656



圖6-2 清 《毛詩品物圖考》（四） 螻蛄有子螺贏負之 局部



圖6-3 黃胸泥壺蜂 蘇成璋攝



圖7-1 傳宋 牟益 藝苑藏真(下) 冊 草坡促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241



圖7-2 傳宋 牟益 草坡促織 局部



圖7-3 有兩根尾毛無產卵管的雄蟋蟀 戴為愚攝



圖8-1 宋 韓祐 宋元集繪 冊 蠡斯綿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246



圖8-2 蠡斯 王遠騰攝

讀者，可以看圖正確認識文中提到的生物。以「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為例（圖6），如果光就字面上的「螟蛉」或「蜾蠃」，很難真正掌握文中傳達的意思。因此《毛詩品物圖考》除抄錄《詩經》及注解的文字以外，還描繪了俗稱泥壺蜂的「蜾蠃」（ㄍㄨㄛˇㄎㄨㄛˇ）將「螟蛉」（ㄇㄧㄥˇㄌㄩㄥˇ）幼蟲封入竹籬笆孔隙中的樣貌。

古人觀察到泥壺蜂帶走螟蛾的幼蟲「螟蛉」，沒有直接吃掉，誤以為泥壺蜂是想要養育

這些幼蟲長大；此外，他們也觀察到這些幼蟲最後沒有羽化成螟蛾，反而從所在處飛出泥壺蜂，因此部分的人誤以為是因為泥壺蜂「教養」「螟蛉」成功，螟蛾幼蟲竟然漸漸轉變成泥壺蜂。這個有趣的誤會，還讓人們把這個現象作為教養得法，可使人改頭換面的譬喻，而且也常將「養子」稱為「螟蛉子」。到展場時，不要忘了看看那幾隻正忙著封住幼蟲「螟蛉」的泥壺蜂喔！

三、草蟲的聲音

自然界中叫聲響亮的鳴蟲，很容易引人們的注意，當然也成為畫中常客。但這些鳴蟲的別名相當多，很容易混淆。例如傳宋代牟益（1178-1242 後）的〈茸坡促織〉（圖7），畫著野菊草叢間的兩隻雄蟋蟀，似乎正打開大顎、振動翅膀，高聲鳴叫著。由於蟋蟀鳴聲類似紡織機發出的聲音，因此古人覺得牠們用鳴聲催促人們快些織布，所以也稱蟋蟀為「促織」。

另一件宋韓祐（活動於十二世紀）〈蠡斯綿跂〉（圖8），畫中一褐一綠的蠡斯（ㄙㄨㄛˊㄌㄩㄥˊ），伸著牠們發達的後腳，張牙舞爪般地朝

小瓜前進。螽斯雄蟲磨擦翅膀，再透過翅基部的發音箱發出類似織布機的聲響。所以雖然只有雄蟲發出鳴聲，卻得到「紡織娘」的稱號。螽斯亦稱為「蠨蠖」（ㄍㄨㄛˋ ㄍㄨㄛˋ）或「絡緯」，如此次展出的清代蔣廷錫（1669-1732）

的〈豆花絡緯〉（圖9），亦為同樣的物種。

除了蟋蟀和螽斯，另一種常見的鳴蟲是蝗蟲，又有別稱「蚱蜢」。如清蔣廷錫〈草石蚱蜢〉（圖10）中那兩隻攀附著草莖的蚱蜢，就屬於蝗蟲的一種。



圖9 清 蔣廷錫、張照 書畫合璧 冊 豆花絡緯（蔣廷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3447



圖10-1 清 蔣廷錫、張照 書畫合璧 冊 草石蚱蜢（蔣廷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3447



圖10-2 清 蔣廷錫 草石蚱蜢 局部



圖10-3 蚱蜢 詹愷崑攝



圖11-1 清 佚名 鳥譜 冊 白喜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3599



這幾種鳴蟲的名稱，讓人暈頭轉向。不過別擔心，這個單元的櫃面上，昆蟲學家提供我們這些鳴蟲名稱與特性的精要介紹，並在現場設置了鳴蟲的叫聲。相信下次再看到鳴蟲的身影，一定可以迅速分辨出牠們是蟋蟀、蚱蜢還是紡織娘。熟悉這些鳴蟲以後，再看一看這次的展件，會不會憶起牠們的鳴聲，好像從畫中傳遞出來呢？

四、不受「草蟲畫」青睞的甲蟲

在不同時空與文化的影響下，人們喜愛的昆蟲或動物有所差異。不是所有昆蟲或小動物，都有平等的機會成為草蟲畫中的要角。例如近來很受小朋友歡迎的锹形蟲或是兜蟲，在古代草蟲畫中，就不是很常見。本院所藏畫作中，只有一隻锹形蟲出現在十八世紀清代宮廷繪製的《鳥譜》裡。（圖11）畫中的白喜鵲彎折頸脖、翹高尾巴，聚精會神地盯著牽牛花邊的锹形蟲，或許正在評估這是不是可口的食物。畫中的锹形蟲就外型看來，貌似深山屬的锹形蟲。

由於清宮畫家受到西洋畫法的影響，因此相對重視傳達物像的立體感及質感。因此你可



圖11-2 高砂深山锹形蟲 王釋玄攝

以看到這幅畫利用明暗對比及漸層的技法，呈現鳥頭的球狀感、絨毛的反光、以及锹形蟲外殼的立體造型。而這類受西方刺激產生的清代宮廷新圖譜，或許也因此吸納新的風潮，描繪了不受傳統青睞的锹形蟲。

不過甲蟲的種類非常多，锹形蟲和兜蟲之外，還有非常有趣的糞金龜。法布爾（Jean-Henri Casimir Fabre, 1823-1915）《昆蟲記》的讀者一定對糞金龜印象深刻。草蟲畫裡糞金龜很少見，但是牠做為藥材，在過去的本草著作中，經常被提到，甚至留下圖像。我們這次展出的《經



圖12 明 《經史證類大全本草》中的蜚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善007989



圖13-1 明文倣 《金石昆蟲草木狀》 國家圖書館藏



圖13-2 糞金龜 王釋玄攝

例如國家圖書館藏文倣（1595-1634）所繪《金石昆蟲草木狀》中的糞金龜（圖13），描繪正面、側面各個角度就顯得接近多了，讓我們不用擔心古人醫治小兒驚風時，全都抓錯蟲、用錯藥。

五、「草蟲」vs.「昆蟲」——對於「蟲」的不同概念

這個單元除了展出了蜂、蜻蜓、豆娘等草蟲畫裡受歡迎的昆蟲以外，也展出許多不是「昆蟲」的小生物。古代所謂的「蟲」，囊括的範圍很大，除了現代生物學「昆蟲綱」的六足節肢動物以外，連蜘蛛、蜈蚣、蚯蚓，甚至青蛙、蝸牛，甚至「人」都包括在內。

所以草蟲畫中出現的非「昆蟲」生物，不一定是配角。在過去牠們可能就被視為「蟲」，理所當然地是畫中主角。例如明代後期畫在金縷扇面上的〈野芳草蟲〉（圖14），除了屬於蝴蝶與螽斯，花瓣上有蜜蜂、葉片上停

史證類大全本草》中的蜚蠊（ $\langle \text{一 九 九} \rangle$ ）（圖12），就是糞金龜，主治小兒驚風等症狀。可惜本草書搭配的插圖，不一定寫實、精確。書中的糞金龜，根據昆蟲學家的判斷反而更像「龍蝨」成蟲。當然也有畫得比較正確的版本，

著天牛、草地上藏著六隻螞蟻，與一隻不屬於昆蟲的可愛青蛙。或是清華岳（1682-1756）〈草蟲〉（圖 15），途中除了飛舞的蝴蝶和肉食性蜻蜓以外，從湖石洞眼中探頭吐信的蜥蜴，以及快要倒立爬行在菜葉下的蝸牛，也是草蟲畫中的常客。

「草蟲」不等於「昆蟲」，「草蟲畫」不只畫昆蟲，還有很多小生物也在「草蟲」的集合中喔！

六、草蟲捉迷藏

由於昆蟲尺寸微小，「冊頁」或「扇面」形式就足夠成為草蟲畫的舞臺。不過古代還有不少草蟲畫作，是畫在「手卷」或「立軸」上。這些大尺幅的作品，包含的昆蟲、小動物以及花卉草木的種類與數量，當然也就更多了。這次在 210 陳列室的中島櫃裡，我們準備了三件手卷，有充滿動感的明代常倫（活動於十六至



圖14-1 明 佚名 山水人物泥金箋面 冊 野芳草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3562



圖14-2 明 佚名 野芳草蟲 局部



圖15 清 華岳 草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寄存001606



圖16 清 朱汝琳 草蟲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738

十七世紀間〈草蟲〉、傳為元代畫家陳琳（約1260-1320）的〈花卉〉、清代朱汝琳（約1696-1762以後）的〈草蟲圖〉，以及一件獨立櫃中的立軸明代商祚（約活動於十五世紀）〈秋葵圖〉。

上述四件作品各自囊括不少小生物。觀賞這類尺幅比較大的草蟲畫，特別容易得到玩捉迷藏的趣味。葉子上、石頭邊、水岸旁，每個畫面的小角落都可能藏著之前沒發現的小昆蟲與小動物。其中，清代朱汝琳在康熙五十年（1711）繪製的〈草蟲圖〉（圖16），可以毫無障礙地捕捉到所有昆蟲。因為畫中沒有描繪草蟲活動的棲地，各種小生物散佈在白淨的紙面，沒有可供掩蔽躲藏的處所。如果不害怕蟑螂的話，可

以去找一找畫中的美洲蜚蠊（*Culex quinquefasciatus*）（圖17），形貌與今日臺灣常見的蟑螂並無二致，可算是三百多年前蟑螂的祖先畫像。蟑螂能夠入畫，難道當時還是新奇的外來種，不那麼令人厭惡？

朱汝琳的這幅作品顯示「草蟲畫」不一定要畫出草木，光畫昆蟲也可以被接受為「草蟲畫」。這讓人聯想到北京故宮所藏的五代黃荃（903-965）〈寫生珍禽圖〉。（圖18）圖中的禽鳥與昆蟲也是配置在空白的背景間。不過這幅畫作是作為「畫稿」，送給他的兒子黃居寀（933-993年以後）觀摩練習，因此不交代背景。朱汝琳的〈草蟲圖〉背景留白的理由卻不一樣。根據他自己在畫上的題識，不畫場景大量留白



圖17-1 清 朱汝琳 草蟲圖 局部 蟑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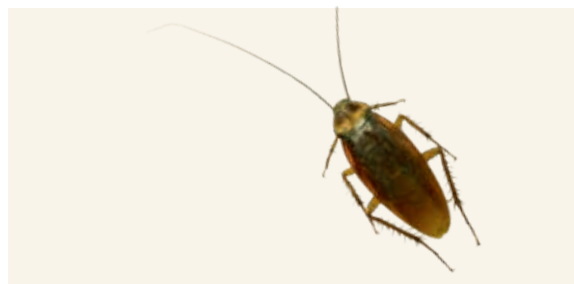


圖17-2 美洲蜚蠊 王興國攝



圖18 五代 黃筌 寫生珍禽圖 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羅崇正主編，《晉唐兩宋繪畫·花鳥走獸》，香港：商務編印館，2004，頁4-5。



圖19-1 明 馬守真 花蝶圖 成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扇000282

爲的是留下題詩的空間。可惜這作品最後進了清宮，只有乾隆皇帝留下一首題詩。

除了朱汝琳的〈草蟲圖〉以外，這個單元的其他作品，都布置了生長著植物的環境，供各式草蟲迴環飛躍。每次在畫中發現牠們的小小身影，都讓人感到大自然即使在微渺處也充滿生機——這正是許多草蟲畫表現的重要畫意。

七、草蟲明星——蝴蝶

這次展件中重複出現的草蟲明星不少，如上述的螳螂、蟬、蜂、青蛙等等。但最受歡迎的無疑就是蝴蝶了。蝴蝶有著紋樣多變又悅目的翅膀，「蝶」字的發音更和代表七、八十歲長者的「耋」字相同，因此成爲長壽的象徵，寓意極佳。



圖19-2 明 馬守真 花蝶圖 局部

院藏與蝴蝶有關的作品豐富，臺灣又有蝴蝶王國之譽。因此我們特別為蝴蝶開闢專區，在 212 陳列室以及 202 長廊展出歷代蝴蝶的畫作——不但有繪製在紙、絹上的作品，也有織、綉出來的蝴蝶形象；有明末名妓馬守貞（1548-1604）〈花蝶圖〉金箋成扇（圖 19），也有清末宮中后妃使用的團扇；有傳為南唐徐熙、元代錢選的傳統草蟲手卷、冊頁，也有清代傳教士畫家郎世寧混融中西畫法的《畫仙萼長春》。

美麗的翅膀是蝴蝶的特色，因此過去的畫家繪製蝴蝶時，除了直接描繪真實的蝴蝶樣貌，也可以發揮想像力，創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美麗蝶翅。協助策展團隊的昆蟲學家們，試著辨認蝴蝶的種類。其中有些蝴蝶非常寫實，可以確定為特定的品種；有些則是「想像型」蝴蝶，可能用好幾種蝴蝶的特徵合體，或者局部換上其他物種的構造，創造出不存在的美麗品種。

郎世寧《畫仙萼長春》中的〈荷花慈姑〉

一開就值得注意。（圖 20）此開以疏密有致的色點表現蝴蝶兩面麟翅的質感與花紋，並藉由顏色表現不同的曲面，傳達蟲身的立體感，讓畫中蝴蝶顯得格外清晰美麗。有趣的是，在昆蟲學家的指點下，畫面右上方應該是飛蛾的昆蟲，其實誤加了蝴蝶的棒狀觸鬚。這是讓人有點意外的發現。

由於西洋傳教士畫家郎世寧高超的寫實技巧，總讓人認為他的畫作都是根據實物寫生而成。但由〈荷花慈姑〉飛蛾的表現，讓我們發現郎世寧在此處洩露了想像的痕跡，也讓體會到繪畫技巧就像魔術，可以創造不存在的物像，讓觀者信以為真。

對比郎世寧魔術般的表演，另一套《花甲圖》冊的作者，則像是將蝴蝶擬人化，讓牠們在落著粉紅色花雨的浪漫劇場裡，演出愉悅飛翔、成團嬉鬧，甚至是形單影隻地棲息在草地上。「花甲」代表天干地支組合的六十進位的



圖20 清 郎世寧 畫仙萼長春 冊 荷花慈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222



圖21 清 佚名 花甲圖 冊 第24開 蝴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3620



圖22-2 民國 佚名 舞龍 局部



圖22-1 民國 佚名 舞龍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館藏 林宏煒攝



圖23 「草蟲捉迷藏」團隊合照 王興國攝

一個循環，常用來標誌年份。此冊以「花甲」為名，並繪製蝴蝶，即寓長壽之意，應為祝壽用的一套畫冊。

《花甲圖》冊中的蝴蝶並非全無所本，例如最後一開蝴蝶（圖 21）停棲時將蝶翅合起來的形象，以及畫出曲管式的口器，都不能說不符合蝴蝶的特徵。不過，畫中多彩的蝶翅，卻像是擷取在真實蝶翅上感受的繽紛印象，意欲進一步追仿並超越自然的圖案設計。

除了眾多院藏蝴蝶展件，我們也特別向成功高中蝴蝶宮昆蟲科學博物館借展該館所藏的「蝶翅畫」〈舞龍〉。（圖 22）據說這類作品在 1960 至 1970 年代大量外銷，是利用蝴蝶翅膀的圖案與顏色貼製而成。不但有仿著名油畫者，也有以臺灣鄉土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作品中的顏色轉換都是剪貼不同色澤的小片蝶翅搭配而成。圍觀舞龍的觀眾裡，不少撐著雨傘。這些傘面就直接以蝶翅作出類似菇類頂蓋的可愛形狀。

「草蟲捉迷藏」特展集結了書畫文獻處何炎泉、王湘文、吳誦芬、邱士華，登錄保存處的楊若苓、展示服務處的王聖涵、行銷業務處的謝鎮鴻、數位資訊室的林致諺、黃瓊儀等組成策展團隊，加上許多院內外同事、師友的付出與協助（圖 23），推出上述七個單元，希望提供來訪的觀眾，可以自由地依意願瞭解草蟲畫相關的知識，並藉著畫面凝視微物，享受發現的愉悅，以及沉浸其中的悠然。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附圖 清 朱汝琳 畫草蟲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738

